

天目 临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
丛书 TIANMUWENCONG

花湖有约

杨菊三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天目 临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
文苑 TIANMUWENCONG

花湖有约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湖有约 / 杨菊三著. - 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12.6

(天目文丛. 黄贤权主编)

ISBN 978-7-80240-951-4

I. ①花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28746 号

书 名	花湖有约
著 者	杨菊三
责任编辑	杨淑萍
设计制作	成都力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-86965206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8 印
字 数	200 千
版 次	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8.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《天目文丛》编委会

黄贤权 王亚红 蔡永勤

许明政 孙宏雷 王 晶

莺飞草长 杂花生树（代序）

王旭烽

巧，正是暮春三月，潘庆平老师来学校访文友我了，提着一包打印稿。

我所在的大学，恰在临安城边，六年前自西湖来到此间，置落林下，“湖人”从此做了“山人”。时间长了，呼吸间竟也有了体悟，知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，都是沾着山气的，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，你来我往之间，都带着一股山间走亲的憨热劲儿。潘老师本为文事而来，手中所托，是性命一般相待的高雅文学，可在我，却更愿意当那是香喷喷的热乎乎的爽歪歪的山中风物——须知，很久以来，我便视那直接从五行中迸发而出的生命，远远地高于那半空中不上不下的飘浮的游丝了。

这些年搞教育做学问，作戏剧录纪实，散文小说是写得少了，诗，更是多年未敢吟一句。不曾想临安文联此番一辑《天目文丛》，恰恰是既有小说，又有散文，还有诗歌，还要让我来做一番序言。虽然说恭敬不如从命，那也要有能力来“从”啊。不瞒诸位，此事真难着我了。

通辑览罢，掩卷灯下短思，悠然想起了我那青春的芳菲年华。大学毕业进报社不久，第一次采访，便到了那临安昌化山中。第一个接待我的，便是本文丛的作者之一杨菊三先生。那时他长身白皙，明眸黑发，美少年兮，兀然出现在斜坡上。虽

然作着县委报道组的工作，但在我看来则是沈从文笔下的人物，欢快地跑下来接我们的场景，是颇有点儿民国的范儿的。

杨菊三后来实实在在地成了我的作者，他年轻时喜欢写散文诗，短短的，报纸副刊用来补白最好。内容大多与自然有关，一花一草，一景一悟，小清新，小感悟，小情调，我是很喜欢这种语丝般的断想的，比那些废话连篇的所谓宏大叙事，不可同日而语。一个是真善美的，一个假字当头，后面就全没了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杨菊三成了杨部长杨主席了，我感慨而又庆幸地发现，菊三先生依旧，他的散文，虽然比过去写得要长一些了，但依旧属于短文，依旧保持着他对生活的那种即生即感的美的触角，那被细小的生灵感动，被那瞬间的感悟击中的能力依旧完好保存。不容易啊，杨部长，开了那么多的会，还没有被文件格式化，官阁体化。散文精神真是了不起，一旦在一个年轻人心中扎根，就能够管他一辈子。

你看，我写了杨菊三，杨菊三又写了别人，一个叫陈利生的人，杨菊三为他的散文集《白露过后是秋分》作了序，然后这本书又进了这套丛书。我读后感觉，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，陈利生先生的文字和意境，是和菊三先生相辅相成的，如果分分流派，他们可归到一类，是可以互相切磋的。

相比而言，我们的潘老师在文体上就和他们拉开距离了。潘老师原来是潘县长，后来是潘主编，后来是潘总，但他就像他那老家昌化山涧中的大巨石一般，对文学保持着其冥顽不化的忠贞。一个人热爱文学到这种地步，我以为基本上就是一种奇迹。知道潘老师坎坷经历的人会想，他怎么还有兴致在文学上呢？他怎么还没有垮呢？诸不知，正因为曾经的数学老师潘庆平死抱着文学不放手，文学才成了他生命中的救星，潘老师才成就了今天。

从前我是写过潘老师的，那时他写小说，写纪实文学，搞浙西大峡谷，我还够得着他。如今不行了，实在够不着了，因

为潘老师写起长篇叙事诗来了。我本来还以为潘老师要为他的散文分分行，断断句，没想到他真的写诗了。那真是诗啊，真不是散文分行啊。

于是想到，人是多么不可测的万物的灵长啊，潘老师骨子里竟然是一个诗人！这本来不应该是一个新发现的。仔细想想，潘老师做了多少只有诗人才会去做的事情啊！只不过一般诗人都是做而做不成的，他却做成了，于是人们便以为他不是诗人了。可这是什么逻辑啊！

咱们得来说一说何贤寿与我的奇遇记了。其实我真记不得我有没有见过他了，但他的文章我却早就见过，而且还是别人专门从报上剪下来寄给我的。我记得应该是一次关于茶事的征文，有一篇文章，侃侃而谈山间种茶之事，最后一段，我感到与人的终极幸福有关，而且那终极幸福，还与我的小说有关。说的是一天的劳动之后，如果能够坐在家门口，沏一杯好茶，手里捧着《南方有嘉木》，作者特意点出，是王旭烽的《南方有嘉木》，那该是多么安宁的享受啊。

真不敢相信我的劳动竟然就这样成为人们幸福的要素之一，我把这幅山居图深深藏入心中，秘而不宣。没想到，这个何贤寿现在冒出来了，缘分哪！

读那篇文章，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，而今再读何贤寿的文字，发现他的确保留了我非常推崇的民歌风范，那就是朴素，准确，隽永，错落有致。朴素是很高贵的文气，要做到这点其实很难，无味之味，至味也。一不小心，无味之味就彻底无味了，一纸之隔，玄之又玄，千古文章，寸心得知，何贤寿是个对写文章有理性思考的人啊。

好了，再说耳环的小说，就说不过去了。起初，我读她的小说时，她是不叫耳环的，现在叫耳环了，别开生面，耳目一新的笔名，而且一定是女性，哪个男的叫耳环啊。

我认真地拜读了她的《王小必的抗战》，写得真是好。透彻，扎到根里去了，一点也不浮躁，真是大山的女儿。虽然现

在读的人浮躁了，但耳环做到了你浮光掠影，我静影沉璧，我就是不跟着你的节奏走，我就是死死的咬着生活，一寸一寸地用文字织就遮风挡雨取暖防羞的衣裳。

耳环写小说，就像盖房子，一块砖一块砖地垒，牢得很，至于人家愿不愿意住，那是人家的事情，耳环好像是不管的，总有人喜欢住的。

一圈评点下来，我想起了南北朝时丘迟的锦绣文章：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……

都美成这样了，我还说什么呢！

只有是为序了。

2012年5月3日

（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茅盾文学奖得主）

目 录

莺飞草长 杂花生树（代序）／王旭烽 1

春访东瀛

一朵花的日本 / 2

一寸柔情寄富士 / 6

皇居外苑的意趣 / 10

浅草寺写生 / 13

金阁寺剪影 / 17

平和公园赏樱花 / 20

富士山下樱花村 / 23

大涌谷品尝黑鸡蛋 / 26

一件衣服的美艳 / 30

大阪赏樱 / 34

旅日花絮 / 38

夏行坝上

冰臼奇观 / 48

- 达里诺尔湖秋韵 / 53
冰川石林：一个不会消逝的梦 / 57
沙地云杉的气象 / 61
走读蛤蟆坝 / 65
蛤蟆沟寻秋 / 69

秋走甘南

- 桑科草原可寻梦 / 74
尕海心语 / 78
花湖有约 / 82
则岔石林的生态原版 / 86
郎木寺的生态背景 / 91
九曲黄河第一湾 / 95
林间飞瀑 / 99
烟雨麦积山 / 103
云开古寺拉卜楞 / 107

云游四方

- 探访金矿 / 112
仙都的风姿 / 116
诗情雅韵八咏楼 / 120
时来风送滕王阁 / 124
观瀑长白山 / 129
云雾天目树 / 132
徽杭古道的下午时光 / 135
天目峡谷自然风 / 140

古寺淡林逸书香 / 144
神龙川读天字松 / 148
西墅山翠环碧痕 / 152
胡适故居读楹联 / 156
河内散墨 / 160

耕读有味

三担水的温情 / 166
油灯以外的光亮 / 169
最是冬笋巧挖掘 / 172
走进田野 / 176
夏日的乡野 / 179
年猪年味 / 182
拗 笋 / 185
草根父亲的文化教义 / 189
一生痴绝独恋书 / 193
不动笔墨不读书 / 197
心静书自香 / 200
电脑这玩意 / 203
百灵鸟的歌唱 / 206
舅舅今年一百岁 / 211
出行总得风和月 / 214
自学也是学 勤耕还需耕 / 218
黄骞明《风雨人生》序 / 221
陈利生《白露过后是秋分》序 / 223
喻关根《最乡土语言》序 / 225

附录

草木情怀，自然清音 陈利生 / 227

《百花新咏》的美学价值 何贤寿 / 232

后 记 / 243

春访东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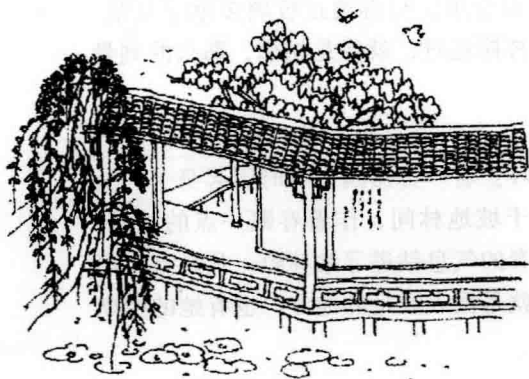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是樱花的国度，其本身就是一朵樱花。

富士山是樱的花蕊，东京、京都、大阪和名古屋、北海道都是它的追恋。

日本的春天，樱花无处不在，在山野，在城市，哪怕是惠风吹不到的地方，也有她的挤挤挨挨，她的飘飘拂拂。

她不仅仅是几个时日的温馨，更是一一年四季的柔软。

她是大众之花，离天不远，离地更近！



一朵花的日本

风姿绰约的樱花，闪身在浅浅的春风里。

其实，她已经陪伴了我们一个晚上，就在山庄后面的短坡上，隔着一堵墙，相距几步路。

她应该是稀有香味的，至少不会有那种浓烈的风骚，要不，我的第一丝惊喜不会在潜伏了一个夜晚后才有如此的喷薄。

就在拉开窗帘时的那么一瞥！

窗门正对着，三两株杂在灌木林中的樱花，娇柔地在晨光里梳理着清丽的梦。亭亭玉立的身姿，柔柔而晾的花枝，那种粉粉的嫩红，那种淡淡的胭脂，撩得人心旌摇荡。我匆匆地拿起相机，想让此时此刻的一瞬成为永恒，可是窗门是封闭式的，推移不开，而隔着玻璃窗拍摄，则达不到效果。我楼上楼下地兜了好几个圈子，找不着一扇去后山的门，推推其它窗子，依旧是自我封锁着。无奈中，只得透过玻璃多瞅了几眼。这是我在日本见到的第一枝樱花呀，就像是初恋，那么的刻骨铭心！

在以后的行程中，在众多的景点里，总有樱花的欢声笑语。她们有时挽起手臂，环护着一方田园；有时团起身子，曼妙着几家庄户；有的撒野于坡地林间，作着春藏一点的试探；有的委身于高楼市井，将春的气息钻进寻常巷陌。凡是有人居的地方，都有她的纤巧；就是没人涉足的地方，也有她的娉婷

婷婷……

在这个自在的春天里，日本无处不樱花，樱花为我们轻松行程，我们为樱花膜拜陶醉！尽管樱花的原生地在中国，尽管樱花如今已成了日本的国花，我也不会再有忧伤，何况追逐美、崇尚美是全人类的共同向往呢！



樱花闹盈盈

读着樱花的时候，在东京郊野的二重桥皇居外苑旁，我为她的坦诚而感怀。那应该是都市的郊外了，软软的和风吹皱了宫墙外护城河的碧水，其间有草坪的辽远旷达，有古木的虬枝旺发，还有弹子一般沙粒的坦坦铺地，这簇樱花就俏立在皇居外苑的右边，开得是那么的热烈，那么的忘情，那么的舒心。她高不到10米，但簇拥的胸围却可以

环拱起半个球场。脚底有碧湖相映，周边有松枝相挽，头上有蓝天白云相谐……我就觉得这是有内容的花朵了。有内容的花可能有点儿矜持，有点儿闲散，或许还有些漫不经心，但决不会无端的轻薄，任性地放纵，或者故弄玄虚，让这个粗粝的人世变得不可捉摸。尽管这是一株两株樱树架搭的风景，也足以慰我情，达我意了。率真的走，阳光的行，作为一个赶路的人，不就是要的这份情愫吗？

从东京到京都，到箱根、富士山，再到名古屋，到大阪，

一路行来，到处都有樱花的悉心相随，到处都有她的活蹦鲜跳，她的轻歌曼舞。日本的樱花有300多种，蔚为大观啊！我们在京都的西阵织会馆观看和服表演的时候，饱尝了樱花一般鲜亮的服饰，樱花一般优雅的舞姿，谁能说日本女性的古典美中，没沾染一点儿樱花的意蕴呢！

和服表演结束后，意犹未尽的我等竟在院中的一堵墙边，发现了一棵别开生面的樱花。这是一棵藤式的樱树，枝条从20来米的树冠上斜挂下来，旁边几棵早樱鲜翠的叶衬着这些鲜美的花，嫩生生地滴得下春的相思；清朗朗的花虽则不多，却如刚才和服模特红扑扑的脸颊。这是柳的花吗？这是藤的花吗？反正我是第一次领略：枝垂樱。乍一看，生命的表象竟是低垂着的，或许她真的是内敛的，含羞的；或许她立了向下的决心，谦谦地在与土地颌首致意。对呀，她有线条的流畅，又有思辨的浓密，在自然的恬淡的容貌里，叙说着大爱和大美的故事。

我知道美并非一定要海阔与山高，有时青春的亮色照样会在一朵花一枚叶上显现，让人欣生许多豪迈的念想。美不全要挂得很高很高，她可以垂得很低很低。这如同人，如果用低调的姿态去铺展生命的蓬勃，那不是更有韵味么？

一枝一叶总关情，一丝一缕添相思。平和公园的樱花也是在我们到来的时候烂漫的，那是云霞一般的斑驳陆离呀，那是大海一般的波翻浪涌呀。先是一长溜樱花的红杏出墙——这花就扑闪在路畔的墙院里，牵手相挽地站成一排，招引着一个个拈花惹草的游客。进得园门，就是一条斜斜的坡道，两旁的樱花夹道相迎，上行百来米，是一个纵向的椭圆形草坪，周边挤满了形形色色的樱花，枝垂樱有之，大岛樱、彼岸樱有之，还有山樱、吉野的铺天盖地。我的心醉了，我的魂飞了，这时的我恨不能多生几双眼睛，阅尽这天然春色！这里与富士山挨得近，自然成了观光赏景拍照的佳丽地。不是么，透过樱的枝间花间，原本影影绰绰的富士山果然清晰起来。我拿起相机，勾

魂摄魄地将日本的这座名山拉到眼前，自言自语地问：冰雪披挂的峰峦凄冷吗？草木衰落的山体单调吗？其实，有团团簇簇的樱花作前景，富士山是永远温馨而不寂寞的。



樱花有情

大阪城也是樱花的一统天下。在一公里多的护城河边，一株株樱树高擎花枝，酣畅淋漓地抛掷着春的绣球。树下，举家而来的日本人席地而坐，有的酌着清酒，有的吃着美食，有的轻轻地聊天，有的则默默地细数着空中的花朵。在听见了花开的声音的同时，你也会见着花落的影子，一瓣一瓣的，轻轻地飘啊飘，飘过你的头顶，飘过你的发际，最终或许沾在你的身上，或许停在你的面前，或许在你的不远处零落成泥……

有人说，日本的春天是从樱花开始的，我信然。

一朵花的日本，总归是平和的！